

一篇“批判者和思想者”的论文

——《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评介

高清海等

[编者按] 徐长福(目前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工作)所著的《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该书原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思维方式:僭越与划界——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之批判》。这组评论是该博士论文的专家书面评议及推介材料,现征得评议者的同意,作为书评加以发表。

高清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该文提出思维方式划界问题,主要是针对人文社会学科自古以来都是直接把理论思维用于工程设计,人文社会学科不像自然科学有理论学科和工程学科的明确区分。这是人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现实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本论文所做的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要是从思想认识和哲学理论上把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明确区分开来,以纠正存在的所谓“僭越”问题。作者为论证这点,研究了大量理论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思想和概念,如实体和虚体的划分,完形的概念等等。这些对于深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认识、解决人类社会建构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不足之处是关于人类社会学科的工程本身的论述不甚充分。

李德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的选题和论证都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作者从大量的现实观察中发现问题,然后追溯到理论特别是思维方式中加以分析,并进一步建立了一套解决的方案。

本文概念自成体系,言之有据,持之有故;每一步推理和论证都注重逻辑清晰严谨,不容含混;同时触类旁通,广泛涉及了一系列有关问题,整体上颇具启发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一篇较少见的“批判者和思想者”的论文,学术性强,创造性亦达到了一定高度。说明作者学识功底丰富扎实,治学态度执著严谨,具有较高的学术素质。

论文的总体结果是达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分”(划界)字,显示出作者坚定的科学原则精神。但“分”了之后是否还有“合”的出路,恐为更多人所企望,亦需考察实践和现实的历程。在这一点上,可请作者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进一步回答。

刘奔(《哲学研究》编审):

这篇论文堪称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该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作者从思想史上的种种教训出发提出思维方式的僭越和划界问题,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论文关于实体和虚体、自然物质工程和人文社会工程、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等概念的区分,以及对于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贡献,从一个特定角度能够较为合理地说明历史上种种“乌托邦”理想破灭在思维方式上的原因。同时,这种区分和分析,对于总结思想史上的经验教训,适应当代新的历史条件而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逻辑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功夫很强,表明作者具有广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面。作者治

学态度严谨，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

建议：历史上种种乌托邦的破灭尽管与思维方式问题有密切关系，但也有根源于社会矛盾的人们之间价值冲突方面的原因。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思维方式与社会矛盾的历史关联。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之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关键之点，在于前者不仅要观念上把握人文社会现象的历史与现实、本质与规律，还要评价其价值和意义，并规划其未来，引导现实的社会行为，是一种认知、评价与规划相统一的复杂活动。过去人们对认知的方面关注较多，对评价与规划方面关注不够，以致在生活中常常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作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对人文社会发展的规划、设计与建构作为一种自觉的工程来考察，所提出的问题既切中要害，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该文从实体与虚体、虚体思维与实体思维、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等的区别入手，考察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相互僭越所必然带来的危害，分析两者各自的功能及适用范围，提出了对两者的划界及其意义。全文立论鲜明，思维理路清晰，材料丰富，对不少问题的论述确有独到见解，尤以对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分析独到深刻，有说服力。作者对自己的论题范围及能够解决的问题有比较准确的定位，对社会工程合理设计和实现的难度有足够估计，表明作者有很好的从事创造性科研的能力。

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区分的相对性和在实际生活中的交融性、互渗性，以防过分绝对的二元划分；（2）如何使本文的理论分析与现实社会规划与建构更密切结合，更具现实意义。

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人们通常是从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辩证思维与形式思维等角度去区分思维方式，这篇论文则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这两种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并深入地探讨了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问题。作者提出这种新颖的关于思维方式的划分方式，并深入地探讨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僭越与划界问题，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深切的理论思考，即：如何看待和对待人文社会蓝图的设计与实践？在作者看来，人文社会蓝图的设计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是同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互相“僭越”密不可分的，因而，解决这种矛盾，也需要诉诸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划界”。作者提出和论证的这一问题的，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表现了作者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论文表明，作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具有理论的创新能力和系统的论述能力。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富有创新性的，它蕴涵了作者的真切的理论思考；同时，作者又把这种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诉诸具体的理论论证之中，形成了一篇逻辑严谨、论证有力、分析深入的学术论文。从总体看，这是一篇富有启发性、建设性的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

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实践哲学的复兴，是当代哲学致思的一个基本性的趋向。这篇论文则可视为当今中国哲学界对此趋向作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力回应。故其选题具有毋庸置疑的前沿性；同时，论文主题所贯注的深沉的现实关怀，亦使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所提出的工程论哲学立场，及由之而引导出的虚体世界与实体世界交互共存的世界图景，对于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划分与规定，以及对于理论思维的僭越与工程思维的僭越的批判，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划界等，都极富创造性。论文逻辑严密，材料详实、丰富，论证有力，表明作者具有坚实而宽广的理论知识，极强的科研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总之，这是一篇近年来不多见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优秀博士论文。建议作者进一步通过对实践哲学传统的批判考察来加强论文的历史厚度。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该文对“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区分与划界作了有价值的探讨。论文在哲学史方面有较广泛深厚的知识准备，且全部讨论能出己意，有颇为独特的视角和见解。该论文的选题在认识论理论方面以及在思维方式的划界与转向方面都有意义。

作者所涉及的问题具有现实性，且能表现作者对人类生活及命运的关怀。论文特别围绕进行的问题是研究理论的思维和设计工程的思维究竟有无区别、有何区别？二者应如何划界，且此等划界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何在？作者为此制订了一套颇有意义的模型和概念，以区别两种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区分有：实体/虚体；实体/属性；逻辑联系/非逻辑力量；认识/筹划等等。这些区分在论文中既得到哲学史方面的理论支持，又颇为有效地区分了二类性质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鲜明地阐述了划界的必要性和意义，指证了“理论思维的僭越”和“工程思维的僭越”之由来及误区，并特别针对人文社会学说的“僭越循环”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性观点。应当说，作者在思维方式内部提出的此种区分和划界是有见解的，在理论的分析上亦是有深度的。

论文语言清通，逻辑性强，结构合理，递进亦有层次。内容方面颇为扎实丰满，表现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正确的理解，对与论题相关的哲学史资料有较为全面且深入的掌握。

作者可进一步思考如下几个问题：（1）仅从属于思维方式内部的划界是否足够？更深入的批判是否当涉及到所谓“基础存有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2）“非逻辑的力量”、“非逻辑的复合”等等在单纯认识论的框架中是否可能得到真切的把握？（3）在“理论思维”和“工程设计”的区分上，有些描述概括是否可进一步准确（如“合逻辑”之对待于“可操作”，但后者如何与“价值意图”相联）？

总体而言，论文是颇为出色的。

衣俊卿（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该论文从区分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入手，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理论思维的僭越和工程思维的僭越的内在机制及其消极后果，并对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划界提出了基本的设想。该论文的选题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前沿性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从理论上，这一划界有助于我们的人文社科理论，特别是人们对历史的理性设计走向成熟；其次，这一划界有助于我们从思维机制上揭示现实历史运动中所存在的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之间的反差现象；还需要指出的是，该论文对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批判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宏观描述上，而是用较为独特的范畴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种分析方式是我国大多数哲学研究所欠缺的。总之，该论文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哲学论文。

通篇论文结构合理，逻辑严谨，立论清晰，文笔流畅，占有文献丰富，体现了作者较高的分析综合能力和独立的科研能力，以及扎实的哲学功底。由于该选题是比较大的选题，今后可以在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人本学基础，以及两种思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上进一步探讨。

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该文从某种新颖的视角出发，继续了哲学史上学者们对思维方式的反思。它使我们联想起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黑格尔对知性与思辨理性的区分、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维特根斯坦对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东西的区分、波普和雅斯贝尔斯对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的思考、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区分等等。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把“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区分开来。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如何从思维方式上来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人们还缺乏系统的思考。

作者的新思考在于，他试图在现有学科分类——理论学科与工程学科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区别。前者探究的是已然存在的事物的本质，后者探求的则是未来生活的蓝图。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由于这两种思维方式相互僭越，形成了一系列思维上的误区。从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别出发，作者进一步指出：工程思维的对象是个别性的实体及实体的属性之间的联系；理论思维的对象则是虚体，虚体归根到底依附于实体，但这种依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应当指出，作者探讨的思维方式的僭越和划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表明，作者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不满足于对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进行介绍和描述，而是力图通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提出哲学思考必须面对的问题，并用自己的方式加以解答。这种创新意识正是哲学工作者的最可贵的品质。

这篇论文给我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作者对理论观念的自洽性的强调。尽管作者对自己观念的理论前提还缺乏周密的反思，但作者始终有一种明确的意图，即提出一组概念，如“工程”、“实体”、“虚体”、“属性”、“完形”、“僭越”、“划界”、“乌托邦人格”等，并界定每一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力图从逻辑上把自己的见解统一起来，不留下任何空白。全书各部分在结构上也比较紧凑，在叙述方法上也比较合理，使读者极易把握住作者的思想脉络。作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这篇论文给我的第三个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并不是贸然地提出自己的想法的，而是在与生活现实和大思想家的长期对话中形成自己的想法的。作者在论文中对哲学史的回顾、对一些大思想家的观点的阐述、对一些理论误区的澄清，都表明作者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

当然，作者把乌托邦的失败作为判断一种思维是否正确标准，这实际上把经验验证的原则作为前提加以肯定了，而在经验验证原则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引申出普遍必然的结论来的；又如作者把人类的活动分成“心的活动”和“身的活动”，是否有可能返回到笛卡尔的二元论的思路上去？还有，作者对“实体”概念的思考未借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研究成果，是否包含着一种朴素实在论的倾向？等等。这些问题作者还可进一步思考下去。

综上所述，这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具有创新意识的博士论文。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一书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真正有创见的哲学著作。作者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在将自己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蓝图付诸实施时，往往遭到失败，或结果并不理想。作者试图在人类的思维方式上找原因。他认为之所以发生上述情况，是因为思维方式僭越的结果。他提出人类思维可分为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两种。理论思维要求逻辑一贯，这是生产理论所必须的，但也因为这个特点，如果将它付之实践，就会产生问题。因为实践必须顾及特殊和偶然的情况，而理论思维的要求却是只讲应然而不讲偶然。这样，如果我们用理论思维方式去处理社会实践的问题，必然会产生乌托邦的错误。另一方面，工程思维应该专门用于处理实践问题，工程思维的特点是非逻辑复合，讲究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种种变通和调整。但若以这种思维方式去建构理论的话，所产生的理论就会没有客观约束力。因此，作者提出，我们必须给思维方式划界，不让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越界。理论思维只用来生产理论，理论的实践意义不在于充当生活蓝图，而在于为包括工程设计在内的人生筹划提供有约束力的原理。另一方面，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从而工程设计的目的在于坚执某种特定的理论而不惜贻误生活，而在于依循一切有约束力的理论以为人类实践预作切实可行的筹划。

作者提出的观点或可商榷，但作者在论证和阐述他的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的哲学素养却值得称道。作者思路严密，分析清晰，论证充分，这在国内的哲学著作中还不多见。整部著作结构完整，逻辑严谨，虽然篇幅不能算小，但相当紧凑。对一些哲学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论述也很有新意，不是一般的著作可比。像这样能够撇开传统哲学学科的分类，真正谈自己的哲学观点的著作难得一见。

责任编辑：何蔚荣

（上接第 11 页）单位、各种团体中的重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特别是正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发展中国家，对文化的价值、地位的认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高。江泽民在报告中说：“发展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鼓励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有力地促进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由此看来，先进文化建设对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极其重要。